



荣格文集

The Selected Works of C.G.Jung

[瑞士]C.G.荣格/著 申荷永/总策划 高 岚/主编



意象分析

长春出版社
全国百佳图书出版单位

荣格文集

The Selected Works of C.G.Jung

[瑞士] C.G.荣格 / 著

申荷永 / 总策划

高 岚 / 主 编



意象分析

长春出版社
全国百佳图书出版单位

意象分析

李琼 王颖 朱绘霖/译
高嵒/审校

中文版序言

《意象分析》一书的内容，选自荣格 1930—1934 年间在瑞士苏黎世“心理俱乐部”的系列讲座。美国心理分析师克莱尔·道格拉斯（Claire Douglas）将其编辑整理，于 1997 年以《意象：荣格 1930—1934 年研讨会记录》为书名正式出版。在这之前，有关的讲座内容只是少数几个荣格心理分析研究院图书馆不外借的内部参考文献。那是继荣格的《梦的分析》（1928—1930）之后，荣格系统表达与阐述其思想与理论体系的最重要的系列讲座。

书中的主角是克里斯蒂安娜·摩根（Christiana Morgan）。1926 年前后，她从美国来到瑞士苏黎世找荣格进行心理分析，当时，她正经历着严峻的生活危机，并且患上了抑郁症。荣格帮助了克里斯蒂安娜，《意象分析》便是他们工作过程的记录；克里斯蒂安娜也帮助了荣格，帮助荣格实现了他集体无意识及原型意象的考察与探索。在荣格看来，克里斯蒂安娜的意象，是完美女性原型的表达。

几年之后，克里斯蒂安娜在完成与荣格一起的心理分析之后回到美国哈佛大学，依然发挥着她的智慧与创造力，为哈佛大学的心理学发展做出了重要的贡献，尤其是对于亨利·默（Henry Murray）的人格心理学体系及其主题统觉测验（TAT，The Thematic Apperception Test），提供了十分重要的帮助。克里斯蒂安娜也在其创造性的工作中获得了浪漫的感情生活。

本书翻译、编辑并出版《意象：荣格 1930—1934 年研讨会记录》全书第一卷的第一篇至第三篇（原文 1—427 页）。这部分大约占全书内容的三分之一，是克里斯蒂安娜自性化过程中的初始阶段（initiation），不仅包含了梦的分析，也在积极想象技术的应用下产生了大量丰富、生动、极具象征性的意

象。其间所涌现出的原型和原型意象及其动态变化过程，通过荣格敏锐的直觉、渊博的知识和丰富的经验，用“扩充技术”得以分析。研讨会内容对女性理解自身心灵，对临床工作者理解女性的自性化过程，以及积极想象技术的应用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克莱尔·道格拉斯博士认为，荣格通过其“意象”讲座，通过被分析者克里斯蒂安娜·摩根的临床资料，依靠积极想象的技术，完成了他的原型心理学。

目 录



秋季会期：1930 年 10—12 月	1
第一讲 1930 年 10 月 15 日	3
第二讲 1930 年 10 月 22 日	19
第三讲 1930 年 10 月 29 日	36
第四讲 1930 年 11 月 5 日	51
第五讲 1930 年 11 月 12 日	68
第六讲 1930 年 11 月 19 日	84
第七讲 1930 年 11 月 27 日	100
第八讲 1930 年 12 月 3 日	115
第九讲 1930 年 12 月 8 日	130
第十讲 1930 年 12 月 9 日	147



冬季会期：1931 年 1—3 月	159
第一讲 1931 年 1 月 21 日	161
第二讲 1931 年 2 月 4 日	175
第三讲 1931 年 2 月 11 日	190
第四讲 1931 年 2 月 18 日	208
第五讲 1931 年 2 月 25 日	224



第六讲	1931年3月3日	241
第七讲	1931年3月11日	257
第八讲	1931年3月18日	274
第九讲	1931年3月25日	293
春季会期：1931年5—6月		309
第一讲	1931年5月6日	311
第二讲	1931年5月21日	328
第三讲	1931年5月27日	349
第四讲	1931年6月3日	365
第五讲	1931年6月10日	381
第六讲	1931年6月24日	398

秋季会期：1930年10—12月
Fall Term : October/December 1930 //

第一讲

1930 年 10 月 15 日

荣格博士：

女士们、先生们：我原本计划继续讨论我们在过去两年中所探讨的梦的系列。^① 但由于我就无意识意象做了一次德语的讲座，^② 从而被要求在这里用英语再重复一次。因此，我必须打断梦的系列的讲座，用英语来报告我曾用德语报告过的内容。现在，只有少数人问到过这个问题，既然我们身处一个民主的国家，那么我希望大家对此计划进行投票。我必须向大家解释的是，这些讲座是关于发展，或者说是梦和意象的超越功能（transcendent function out of dreams and visions），以及最终服务于个体人格融合的意象表征——二元对立的融合和象征转化的整个过程。

（大家选择了意象）

我并不经常使用“意象技术”这个词。人们总是试图寻找一个适用于万物的方法，但我更愿把这一主题视为我们所观察的一系列事物而不是方法，我们无需从中得出太多过于深远的结论。我们对“方法”一词的了解是不够的，在自然科学中，它是指某种绝对肯定的方式，一定能带来确定的结果。而意象则不是，它是一种观点、一类假设，我甚至不想给人留下它是一种“普通”的程序的印象。如我所说，我更愿把它视为我们所观察的个案，不管它明智与否，我对其不作判断或评价。一个人“必须”绘画，就必需的程序来说，这肯定不是一个方法。人们选择它，是因为图画是一种自然的表达，当一个人的语言不足以解释正在讨论的某个点时，就可以用画和图形来解释。

在人类心智发展的过程中，总会发生事情变得令人迷惑不解的情况，而

^① “梦的分析”研讨会在 1930 年 6 月 25 日举行了最后一次。见《梦的分析》（下）的缩略语表。

^② 荣格于 1930 年 10 月在苏黎世库斯纳赫特（Kusnacht）市用德文所做的讲座。

人们也开始由于失去思维的连贯性而不知道怎么表达自己。梦中的情境似乎很清晰，但当你回到当时的意识状态时，一切又都变得模糊不清，你会觉得难以表达自己所实际经历的，你也找不到合适的语言去描述这些错综复杂的情境。有很多想法难以弄明白；有很多内在经历，只有内在之眼或内在之心才能看到——不管你想怎么称呼它。这看起来似乎非常简单，但人类的语言是不够的，于是人们开始绘画。同时，一些经历在梦中或意象中很有表达性和色彩性，并且还是有创造性的生活。它们毛遂自荐进入梦中，梦者自然屈服于这种诱惑，并重现他所看到的情境。所以，人们有选择绘画的各种理由。当然，当我发现病人的经历暗示着某种象征时，我会给予他们鼓励。因为有14年的经验，所以我知道在什么时候鼓励他们是有效的。这有助于他们将内在事件具体化。人们往往受扰于这样的偏见，认为梦是不真实的、不能进行处理，甚至不能用符合逻辑的方式去描述。在这种情况下，绘画的作用便非常珍贵、不可估量。它可以使抽象的梦变得具体化，可以使人们清楚地看到它想要表达的内容。事实上，如果所有这些内容都被画在墙上，人们就会认为那是真实存在的。

你们看，在对自己心理的了解上，我们仍然很愚蠢，一些相当有智慧的人都不能够承认心灵的真实性。在实际的心理分析中，我经常看到这样的情况：一个人恭敬地提到一位受人尊敬的老人，尽管实际上他对这位老人心怀怨恨并觉得他是一个该死的傻瓜；但是他拒绝承认这种想法，并坚持认为自己不可能这样说。于是，我问：“但是‘谁’说的呢？”我们没有客观地去承认我们曾经出现过的某些想法。我并不是在说傻瓜或是骗子，而是完全具有健全的心智和良好的逻辑思维的人们。我记得有一个精神病学教授，他在梦中对某个男人表现出强烈的情感——他在暴打那个男人；当他告诉我的时候，我说从他的梦中很明显地可以知道他对某人有一些个人情绪甚至是怨恨。“不，我没有，我从来没有这样的感觉。”于是我说：“那么请告诉我，是‘我’在做那个梦吗？”他不能承认那个想法是曾经出现过的事情，就好像有一只很奇怪的鸟——比如说火烈鸟突然出现在这房间，然后它又飞出窗外。有人也许会说这只鸟不可能曾经来过，它只是幻觉。但是作为科学家，我会说这个意象曾经发生的事情，我们无法摆脱这个意象。人们拒绝自己的想法和意象，直到它们变得轻薄、消失得无影无踪，就好像它们从来没有存在过。病人一次又一次地拥有这些确切的经历，但他们并不能拥有这些内在经验；

他们让这些内在经验接受意识的批评，被意识批评并撕碎，直到最后什么也没剩下。

我记得有一个强迫性神经症的案例，这个男生本应该继续他的大学生活。我们通过冗长、乏味的努力，达成了一致意见：当分析显示有必要的时候，他会继续大学的学习。当这个时刻来临时，我说：“这是你将要做的，只要你能下定决心。”他认同了这一点，并说这是完全符合逻辑的。第二天，我正要问他是否在大学注册时，他却告诉我，他昨晚做了一个很有意思的梦。我知道他出现了退行（regression）。我问他：“告诉我，你没有从某状态退回到过去？”“完全没有。”他说，“我感觉非常好。”我说：“可是我们的计划呢？我们昨天一致同意的计划呢？”“什么计划？我不记得了。完全没有了！”于是，我说：“哦，既然这么容易消失，那你也可以如此离开——这是门！”那个个案结束了。在那样的情况下，完全没有必要继续分析了。他已经把自己的心理真实（psychological fact）屈服于分裂的过程。他允许分裂继续，直到没有痕迹留下。这在内在经验中会经常发生，他们被现实的真实（actual fact）和批评所瓦解。

但当这样的经验被呈现到绘画中并赋予色彩时，这些内在经验似乎就有了外形。有时候这就像魔法一样，好像在现实中重生了；人们不能拒绝它，因为它已经可以从外部看到。举例来说，如果你告诉一个人你发现了一个金矿，他不太相信，在他的脑海中始终存在疑惑；而过两个星期后你再告诉他时，他会觉得这是一个好笑的错觉。但如果你拿出一把金粉或是一个金块给他看，就会给他留下很深的印象，他才开始相信事实。我们就如同他一样简单。因此，对某些人来说，抱持内在经验，能够看到外在物质形态的表达是很重要的。需要注意的是，因为我们所探讨的既微妙又复杂，有的人真的很倾向于把它称为一种方法，对此我们需要谨慎对待。从我处理此个案的方式中，你可以发现我只是把它当作我们所观察的事实。为了能够看到整个过程的发展，我会首先给你一系列的梦，梦中所展示的事件最终会成为图画。

我们的病人是一位 30 岁左右的女性，她有着很高的教育素养，非常聪明，是典型的高智商，且具有天才般的数学头脑。她所学的专业是自然科学，极富理性。她有着很多直觉，本应该有所发挥，但由于其非理性的成分或与她理性自我的不协调而受到压抑。如此一个个案，如此带有这种心理态度的性格，很有可能在早期经历中遭遇此种态度而变成无用的情境。如果命运是

仁慈的，一个人很快就会进入突破口；如果不是，一个人会在这种状态中生活很久，从而失去很多机会。这位女性在 30 岁时遇到这样的突破口是极好的。显然，命运很仁慈，她在 30 岁时就获得了这样的宝贵机会。有些人在 45 岁或 50 岁时才获得这样的机会。我看见过很多人甚至在 60 岁的时候才最终发现他们只了解世界的一半，只活了生命的一半。这当然很悲哀。

思维功能单方面发展的人们往往在情感功能上处于劣势，因为情感和思维是相对的。^①那么情感功能作为一个古老的功能，既有优点也有缺点。劣势功能（inferior function）往往具有原始心理的特征，也就是“神秘参与”（participation mystique），这使得一个人会认可另一个人或某种情境。我们的病人有着环境所带来的情感，她可以在思维时做出假设，但她不能在情感上做出假设。事实上，她的智商是如此之高，她所思考的问题是她周围人所未曾想到的，甚至她的理想也不同于他人。她的思维是如此分化、如此与众不同，使得她和每个人的关系都处于一个奇怪的位置。没有途径能够接近她。她与世隔绝，像在象牙塔中，她自然也要忍受着这种冰冷的隔绝。

如今，她的劣势情感功能是那座象牙塔的基底，还有着秘密走廊或地下通道可供逃跑，而且由于如鼹鼠一般眼盲，她全然不知它何时会出现。但你可以确定的是，它一定在某地方建立了联结。如果你像茫茫大海中的灯塔一样是完全孤独的，那么没有人可以联结你；同时，如果你在你的相当分化功能上非常完美，那么底部的某物将会在夜晚逃离。他们会挖掘一个地下通道，然后也许会连接到其他人。这位女性已婚、理性、已生儿育女，一切看上去都很好。然而，她却是完全孤独的。当然，很多已婚人士已失去了与外界的连接，而未婚的仍然可以联结得很好。很多人结婚仅仅因为它是一个制度、是一件合理的事情，但并不是真正的结合。于是，当没有生活在联结中时，情感爬不到头脑的高度，由理智控制并不可避免地逐渐消失。但是它又会通过投射到另外一个男人身上而出现，这个男人往往不会是她的丈夫。这

^① 荣格的类型学在《心理类型》中有详细阐述，《荣格全集》第 6 卷（原稿，1921）。简单来说，荣格把人按照内倾和外倾两种倾向及思考、情感、感觉和直觉四种功能进行划分。内倾者倾向于关注自己的内部状态，他们的参考点指向内在的现实；外倾者则通过与外部事物的联结来定义现实、思考命名和分类；情感赋予价值及分辨细微差别，感觉表达具体的、物质的事物，而直觉则关注各种可能性。尽管人们需要接触和发展每种倾向和功能，但荣格最常见的还是以一种倾向或功能占主导的人格。

就是这个女人的情况，当然男人也会有这样的情况。缺乏联结将会由一段突然的不可思议的关系、一种迷恋和“神秘参与”所补偿。^① 因此往往会发生一见钟情，这一爱情最为强制的形式。我们的病人会遭受这样的问题是很自然的，她的理性思维和原始本性最终发生了冲突。

我刻意省略了一些私人细节，因为对我来说它们无关紧要。我们都被外界环境所迷惑，它使我们远离真正重要的事情，我们的内在心灵开始分裂。表象使我们迷惑，以至于看不到真正的问题。在这样强烈的冲突中，这位年轻的女性很自然地不知道该怎么办了。她尝试过所有常用的方法，压抑它，坚持认为它并不存在。自然，这样做没有成效。这成了道德冲突（moral conflict），即使是《十诫》和上帝的神力也不会起作用，更别提狂怒的上帝了；因为那是一个优越的事实，确实不是一个毁灭性的元素。这是发生在她身上的最好的事情，仁慈的大自然希望创造一个完整的她，而不只是造了半个鸡蛋。当她尽一切努力把她所理解的变成令人惊讶的无意义的事物时，她最终放弃并崩溃了。后来她知道我的存在，以为我也许知道一些魔咒，于是她来找我，就好像一个原始女人去巫医那儿说：“这是一只母鸡和一头漂亮的黑猪，现在请让奇迹降临到我身上吧。”毫无疑问，我告诉她这种观点是错误的。她很快就回到了正确的道路上。她明白这完全由她自己来决定，根本不存在什么奇迹。我说：“我不知道该怎么办，我连解决这个问题的方法丝毫都没有，我只是一个普通人。如果一个普通人知道该怎么做的话，那么他们就不需要法律了。”

法律告诉我们在界限内是明智的，它给我的印象就好像沙漠中的一排电线杆，你可以去你想去的地方，但是你可能会误入歧途。如果你不是十足的傻瓜，你将遵循那排电线杆——那是最简单地让你在混乱中出去的方法。我只能说数以万计的人们都经历过同样的情境。这是很典型的情境，你知道很多恋爱情境很庸俗，但是每一代人回答都会不同。你可能会非常吃惊路德（Luther）对这个问题的做法。他说：“如果你的妻子不好，那么就和你的女佣在一起。”我们现在有了不同的观点，但他是一个圣洁的人。路德的朋友布

^① 在《心理类型》（《荣格全集》第6卷第78段）中。荣格把“神秘参与”定义为一种心理连接，主体不能清楚地把自己和客体分开，以一种和部分认同差不多的直接关系与客体相连。荣格从法国哲学家列维-布留尔（1857—1939）的作品中得出这个概念，可参考他的作品《低级社会中的智力机能》（1912），译为《当地人如何思维》（1926）。

根哈根^①有三个妻子，全都完全合法；而路德有两个妻子，但他的卧室仍然有三张床。这是那个时代的人们习以为常的。古老的文明让他们知道在那种情境下该做什么。可以确定的是，那种情境已经重复了无数次，人们的头脑、意识或精神是一个自适应系统，有很多处理生活问题的方法。比如，我们有眼睛是因为有太阳的存在；我们的眼睛和耳朵也是自适应的，我们的精神也是如此：不仅适应外在的各种条件，也适应内在的各种冲突。

神话主题都包含了很多典型的人类情境——例如，以一个人被困在某个地方，或是被小矮人抓住并关在一个他无法逃脱的地方为主题的童话。然后在晚上，一只小老鼠过来，告诉他如果做了某某事情就能逃出去。这个主题是描述当一切都没有了，只剩下灾难时，一个能帮上忙的动物的介入来帮助其从一个封闭的角落里逃脱。这些童话中的动物仅仅代表了人类较低级的本能力量。举例来说，人们可能会去观察鸟儿的飞行路线，从而知道哪里会有水；或者人会让他的马去找到水，甚至是如果周围没有能帮上忙的动物，他可能拥有神力——让沙子画画，或者在地上使用魔术棒，然后他的无意识会告诉他水在哪里。

这些都是事实，于是我想既然无意识在这些例子中能起到作用，那为什么不可以在这位女性的例子中起到作用呢？我很确定无意识包含着解决之道，于是我建议我的病人观察梦中的活动。我们并不制造梦，它们只是从无意识中涌现出来；我们也不知道它们是否真实，于是我们需要靠经验去判断它们是否仅仅是无意义的。她同意了这一观点，于是我们开始了她的心理分析。起初，和其他例子一样，梦中包含的更多的是私人事，各种细微的抵抗（resistances）和错误的看法；但是当那一切都解决了的时候，梦开始接触最本质的东西，为了带出能够解决问题的象征，我们非常小心地准备一种有利于象征出现的态度。我们现在开始讨论当心理分析的第一部分——个人部分几乎结束时所做的梦。

我正想弹琴，家里的其他人都来干扰。我在阳台上，遥望着大海，这时，旁边桌上的一位富裕的犹太人也开始演奏音乐。他的演奏如此美妙，我让自己停下来，聆听他的音乐。

^① 约翰·布根哈根（Johann Bugenhagen），追随路德的宗教改革运动的一位天主教牧师。

这是一个很简单的梦。你们知道音乐代表着什么吗？

贝恩斯夫人：情感。

荣格博士：是的，她非常理智，于是我们最有可能在无意识中遇见她的情感。这个梦也把那个问题带出来了。她在演奏她的情感，补偿她白天占主要地位的理智态度。即使是在分析中，她都主要是用理性的思维在看待问题，很少用情感。这是因为情感不可控，在现实生活中不能任意处理。因此，她在梦中使用它们。

比如，苏格拉底是一个非常理性的人，他有一个幽默的守护神会低声给他睿智的建议。有一次，他在雅典的街道上和一个朋友边走边聊，谈得很深入。他像平常一样思考世界，突然守护神让他走进一条小巷，当他刚进入时，就有一群野猪出现在他刚刚离开的街道上，踩踏所有路过的人。（这也很好地反映了雅典的古老，猪群竟然可以出现在雅典的主要街道上。）如果他没有听从这个守护神的意见，他也很有可能被踩踏在地。在另外一个场合，也许是经过了一晚上的激烈的理性谈话，守护神说：“苏格拉底，你应该更多地弹奏音乐。”^① 他当时没有理睬，但想了好一会儿，他最终还是买了一支长笛。我并不是否定他这样做的理由，尽管对我们来说它似乎很可笑。那个时候，音乐具有狄俄尼索斯元素，与情感有关，与苏格拉底平时的理性思维完全相反。

因此，我建议病人去弹奏音乐，但是隐藏在无意识的内容并未出现在意识里，或者说并未充分地显现；她观察到当她试着弹奏的时候，她的家人总是会干扰她。

威克斯夫人：传统家庭在干涉她的感情生活。

荣格博士：当她试图弹奏她的情感时——用她自己的情感——突然，她整个家庭都很明显地反对她弹奏。“这样糟糕的事情是不会发生在我家的！”然而，尽管在这样一个神圣家庭，她仍然坚持弹奏。后来，一个富裕的犹太人比她弹得要好很多，她就因此放弃了。但是如果她不使用这些情感的话，

^① 荣格在以下地方引用了“苏格拉底守护神”的故事：《荣格全集》第3卷第308段；《荣格全集》第10卷第843、853段；《荣格全集》第11卷第995段；《荣格全集》第17卷第300段；《梦的分析》，第58—59页；《查拉图斯特拉》，第133页。参见柏拉图的《斐多篇》。

它们又如何发展呢？她必须悲哀地承认为了让它们保有生机，她必须练习；自然她周遭的亲朋好友会极力反对她，并建议她不要拥有任何情感。但是一些很微妙的事情发生了，家人的反对并没有扼杀她，有人比她弹得好的事实却扼杀她了。这个富裕的犹太人代表的含义比较模糊。我们必须对新教的心理有更深入的了解。

诺里斯夫人：犹太人代表着权威。

荣格博士：当然，任何比她弹得好的人都有一定权威。他可能是一个伟大的艺术家。

萨金特小姐：他代表着对美丽和艺术的热爱。

荣格博士：嗯，这有更多更直接的联系。他信仰的并不是《新约》里的宗教，他从来没有听说过圣保罗。在新教徒的潜意识里，她发现了一个犹太人。新教徒世俗的成功来自于他是一个犹太人的事实。举个例子，在我妈妈这边，我的曾祖父是一个非常虔诚的新教徒，他相信天堂里所说的语言是希伯来语。^① 后来，他成为了希伯来语教授；他想要做好准备，成为懂得天堂语言的守护天使。另一方面，他又是个犹太人，这也是为什么那时候小孩都取了个犹太人的名字；这与《新约》也没有任何联系。所以在新教徒精神的掩盖下，他相信权威，崇拜规则；但他并不崇拜神的爱，也不相信神的宽容。新教教会所谓的基督之爱与天主教教会所做的没有可比性。天主教教会可以容下所有事情，而新教教会则容不下任何事情。新教徒有一个非常歇斯底里的胃，很容易不安；天主教徒则非常谨慎。

这个犹太人是这位女士的无意识思维，是她无意识里的男性。我想每个人都知道女性的阿尼姆斯是一个表达观点的女性的人格化形象。我不知道怎么更好地描述它——以权威口吻述说未被察觉却存在的观点。我知道女性对一切都有自己的观点；然而当我说是的时候，事实上的确如此，她们恐怕会失望。她们希望我说不。但是如果我说不，无意识里的男人会出来和我发生激烈的争论。女性的那种见解其实就是一个想要战斗的男人，他树立了很多敌人；而女人往往成为无意识里这个人物的受害者。当然，男性也有相应的女性形象——阿尼玛，但是显现的方式很不同。

^① 尽管文中说是“曾祖父”（两个版本都是这样），其实描述的是荣格的外祖父——塞缪尔·普里斯特利（1799—1871），是巴塞尔著名的神学家、希伯来语教授及早期的犹太复国主义者。可参考亚菲：《荣格家庭细解》，*Spring*, 1984, 第35—43页。